

嚶鳴館遺稿

卷之十

番外書冊

一	一	一〇	二六三六	和書門
冊	架	函	五號	類

二〇六	二六三六	和書
函	九	類
架	冊	號

詩集文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65
冊數	10 ( 10)
函號	206 16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十  
其尾張而紀德民世馨著  
米澤林神保行簡  
門人高東都之泉長達同校  
久留米樺島公禮  
書牘  
與井子章  
日者與喬卿集高館也約一置酒以相迎焉既患瘡  
瘡瘡奴婢告退幸勿見怪遲緩得瀧生二月十二日

之信其父之訃也。曰以正月二十四日逝矣。則報弟併訃。老兄云。初聞其重困也。業已悲其廢然。尚同世之人也。今終隔幽冥。感傷如何。兄欲弔其孤。則與弟之書併發耳。附覽松島記。民每得遊記讀之。多厭其鎖碎。私竊以為如此。則導記已在。何煩云云。及作此記。未免傲尤。可笑。抑松島造化之妙工。自非得神筆以摸之。恐未能盡其奇。况於弟拙陋乎。如得老兄想見其彷彿。而塗抹以成之。且有一二批檢。以表愚意所在。則亦望外之幸耳。昔者秋子羽作芙蓉記。曰遊

草文庫

者自知。弟以為知言。今於此記也。亦云爾。瘡痍婢僕得代。則又患痢。然亦輕症耳。莫勞貴念。當卜近日以請不乙。

復中井子慶

月日。德民謹復書子慶賢兄座右。春初以來。屢審起居。綏履洪福。恭喜何言。錦篇數首。承雅惠多。所請拙記。亦辱清評。偶以塵忙。誓報越月。松井氏還倉卒。削答未盡。謝悃。又領三月初四之書。貺情。意懇到。益感厚交。德民惰夫。何荷愛顧之無已時也。通語十卷。令

弟所撰捧誦之間先驚其大手筆保元元弘殆二百年一瞬瞭然何其備也傳之子章諸友誰不敬服者熟讀數過尋當有請今不敢卒爾賞評書中反覆千數百言見論喻近世詩人疎聲律者審至意如以德民爲可教者嗚呼德民非才朽腐何見過與之至于斯也民年十四五聞師元文邦語曰開天於詩人與運競雖風裁各異氣調不相下但其律體最極森嚴於是專遵其法一唱一詠必先問聲律含毫臨紙則思避忌病自少年信而至今今讀貴論竊喜其合于

高見高見卓爾論辨明確何措一辭抑民愚陋三復之間未能全無所疑而喻更有詩律兆之作始脫稿未有兼本顧其言必審悉益有冰釋愚惑者冀待他日見示而後有所請教故今不一一質問幸勿以忽略見怪往小語一通幸賜覽山川悠遠無由相見聊以代一夕面語云徂暑如燬伏冀自愛謹復

復森子陽

今六讀三月二十日手札乃知尊翁易簀足下亦重病字字行行屏息卒業嗚呼弔不及哀問不及疾常

所懊惱乎千里之交也。雖曰除服哀毀之餘，困憊可知也。猶尚見相思不已，遠勞贈遺，感感瀧子西歸，患中風云。然如少瘡者，再修書問，至今無報，不知近狀如何。徒勞遙念耳。足下之於此老也，不可不以報也。餘皆無恙，獨劉文翼爲鬼。正月之初也。米澤侯遇不佞，足下所知。今夏欲以不佞歸，使以督其學政，禮請甚厚，義不得辭，乃與其儒負保子廉偕將。以今月二十四日東發，四方之士留守家塾，幸勿爲念。送木子純序一篇附覽。子純足下同州之士也。序中七奇全

據足下曾所說云，治裝蝟紛而驛使促報待于門，不能備悉，諸附後信。

報伊吉甫

昔者張城別吉甫，吉甫西如濃，民東入關，山河千里，所恃尺素，而吉甫性簡，民乃拮据，動使鴻鯉淹于水，雲是亦一時也。初夏札貺，自天而下，併領佳篇，至其曰各地春風，各地花，撫琴幾度，獨長嗟，久別情境，豈在多言，豈在多言，卽作拙和，而方東發之急，不遑封寄焉。旣以五月二日入米澤，東去又千里，浪仙所謂

却望并州是故鄉者、弟之於東都也亦云爾、然少小  
浮于紫海、初老踰于羽山、足跡殆五千有餘里、聊可  
以酬桑弧之志也、况民之於此侯、千秋知遇乎、屠龍  
三十年、今而就乎真、則民雖頑愚、戰戰兢兢、唯失手  
之懼、所以不敢憩羈旅之勞也、亦是爲吉甫同袍言  
云、山水風氣、興寄頗多、但以出入無暇、不得錄呈、今  
唯奉和往、涼候將至、加餐自嗇、

與子章

近信報江都、沍寒老兄無恙否、弟何臭物、逐者如蠅、

秋暑之候、不堪薰灼、乃奮迅謁侯、爲松島見月之遊、  
以仲秋初九北發、同携四生二僕、來往里程、固得八  
九日以足、而逍遙遊焉、十有四日、則亡論所謂七十  
仙洲者、凡便道所經、竒勝幽僻、探索殆盡、江山神助、  
氣象大旺、雖我脚鬼、無敢覬覦、日與諸少壯、飯健步、  
愉快如何、昔弱冠西觀、鬼界還焉、旣而入關、則跼蹐  
闔闔之中者、二十有餘年矣、今年忽得涉輿路、而蹈  
我蜻蛚之首尾焉、一歲遠別、此遊可以自慰也、城北  
三十里有仙液、名丹泉、一避秦之境也、再得以脚疾

明倫彙編 禮典典 卷之十  
請浴其地、亦季秋初九也、滿山霜樹、爛如錦繡、都人士載酒肉以訪、日相望于路、乃左携右提、大醉怪巖、奇石之間者、十有餘日、以繼前遊焉、九月下旬、初雪、四壁千峰、一夜盡白、漸及城市、遂居雪窟、熤烟所融、冰柱合抱、旦旦伐之、斧口皆毀、道途凍滑、琅琅如鏡、鞋着鐵牙、而後能步、寒颯一動、吹粉為烟、雪片如席者、青蓮妄想耳、弟幸耐寒、加以醇酒、未一日廢業、倘使兄在、必為玉人、凍筆為字、不能覩縷、近作三併往、雪裏信少、勿怪踈濶、

再復仙臺田文學  
往歲足下儼然辱顧、乃欲趨謝、馬首已東、尋當奉問、會造家塾、比其落之、鼓缶而歌、歌未及闕、先人易簀、爾來五六年、久矣負高誼也、去歲以教授米澤、遂遊松島、亦唯學政埤遺、我來往倉遑、期日計程、及經大都、不得信宿、僅削寸牘、寓人起居、屢不敬乎長者、其謂之何哉、昨得手報於玉蟲氏、驚喜捧讀、何其敦篤、君子之言也、不責禮於人、則已恕矣、猶自懇解、不壹而足、展誦之間、益覺慚悔、至其曰雙璧並碎、遺珠隨

亡愕然自失積善君子嗚呼何不弔抑有命可奈何見喻養得賢才而家聲有繼則知知命君子今已自寬大慰永懷矣恭承尊翁八十矍鑠在堂足下不匱之所致四方名流詩若文稱壽無疆猶且不棄蕪陋慙慙遙徵豈敢拒命鄙律一首謹茲奉賀見誦富君者高明所讚其必賢俊乃亦枉書詩厚屬下交不佞朽才微足下之故焉得之大邦君子哉喜愧交集謹修報幸致之海苔仙菜嚙之神清丹楓數葉葉葉含霜拾之思湧橋云卽西行所惜蹈之物耶翫得其人

必使風思湧併領佳貺敬謝敬謝季春之初東都報災狼狽而返以草堂幸免餘炎所親賴尾來集噓沫於我池塵冗日夜筆硯爲廢不遑細報諸待後信濕雨將至加餐自重不備

復仙臺富伯耳

去歲仲秋欲見月于松島自米澤至大邦而登眺戀路之山以爲壯哉仙臺之都也庶而且富矣文教所化必有多士在焉而不佞嘗受邊君之知則此行也宜從君以窺其濟濟之美者也但以月笏望僅削數



字投君而去乃至松島心醉絕倒留連數日不覺還  
歸期入大都一宿而去雖存思於邊君乎奈何歸程  
爭日彼一時也昨得邊君之報併辱足下之札貺辭  
意殷懃先施之誼何其高也蓋足下辱知僕於鄙集  
也及聞僕之過乃倒屣出候僕於芭蕉之巷而以僕  
既已去徒使從者翱翔道途嗟亦一時也僕固賤劣  
下才豈敢當足下之過譽哉雖然幸以邊君之故謬  
賜不鄙則亦僕之願也已以邊君受足下之知又有  
以足下知大邦諸彥則得以符彼戀山之所思而以

自慶焉竊以足下必有祗役于此之日也冀一迎車  
馬於草堂以償蕉巷不相及之憾焉高唱琅璫益愧  
拙和幸一笑敬領海鼠之惠何勞此遠遺乎不知所  
謝大災之後塵忙紛紛書式不能具諸祈寬恕濕雨  
之候高燥自愛

與俊靈師

不佞民自與師相識二十年于今矣而師求法不處  
民乃拮据乎業城中之天尺五動猶十萬億土偶時  
一相見亦唯奈心事無緒何昨雨懷師甚則振迅造

鳴鶴齋遺稿 卷之十一  
座造則其室方容五百大弟子而睹如意之所指揮  
珊瑚之舌固無恙焉比講了微笑見延咄嗟之間醜  
翻頰辨乃更相灌盤若湯雙眸如青蓮花檀香雖不  
敢當逆風乎抑亦懷理極矣二十年一快哉既又披  
其所新著則額字記東海樂何其文之玲瓏也蓋雖  
曰緒餘亦足以知其業之弘通也緣山素龍象之窟  
而近獨藉藉誦師良有以矣自不佞寡交于方外猶  
得與大德如師者相久要二十年豈亦勝因緣邪見  
借燈夜雨暗黑而安然乎醉步妙哉神通力令有火

珠照去驅猊之約在節後企予望之

復石川順夫

津宮二生東學愚生也問其鄉友之賢誰則先屈指  
於石川氏之子殆二十年前之事也去臘巨卿之信  
始領足下札貺承喻尊慈者久能氏也其於敝族瓜  
葛相連俯仰之間未得尋思其蔓脉所接然先知屬  
交之辱有所由至其深歎惜二生乃拊髀嗚呼是昔  
所稱石氏之賢乎其學果至于斯乎使二生在我豈  
今而始與此賢相識哉悽然追念逝者雙淚交頤焉

德民弱冠遊四方、至半百無成、構木散材、朽腐自分、幸受一二公侯顧盼、亦唯竽吹于後列耳、何有咫尺乎政教哉、高明謬信道路虛譽、輒稱以經濟儒、徒使人慚汗沾衣、諺所謂遠花之薰、近賞則非、愚生之於高明亦云爾、抑推桑梓之私愛、繼之不遐棄、固愚生之願也、高論疊疊、不惜肺腑、厚承教誨、至良醫通否之言、何其忼慨、無能如愚生、非所敢當也、固然亦因此概察高明學術、超拔群類、則如金鏡陸集等注、亦必有發蒙惑者、異日得讀敬教、巨卿謂高明亦是千

里之物、但爲高堂之養、欣如屈驥足、至孝者天之所福、後來爲師一邦、範式群英、誠所望乎高明、懋哉、改春四方之信如織、日困應酬、草草削答、不能具式、諸諒恕、

復森大夫

去歲四月介邊子存辱領書詩及牋紙之惠、貴喻懇篤、遠納下交、德民宜敬答謝至意之辱也、會米澤侯新建學宮、教育俊秀、請民行督其業、東發有期、於是紀國侯亦將就國、招呼頻繁、其他諸侯師民者、請求

亦急、一身日應數處、而無子訓之術、徒苦奔走、乃口  
囑邊生、止致敬領之意、及發齋以行、私自期羽中一  
日之間也、至則學政一埤益我、士大夫旦夕乎館者、  
千有餘人、及其進請益、猶渴者貪飲、且西信每致、四  
方書疏、堆積盈案、民也遲鈍、奈無陶侃之敏、何、北地  
早雪、冬月平地丈餘、室居如水窟、寒威割膚、筆硯加  
火而後能成用、但以與紀侯奉約西歸之期、及其未  
東朝也、仲春下一、乃卽途、又取所齋以上輿、欲行修  
答焉、輿地殘寒、加以羽中餘憊、惛惛日就睡、門人往

往有居道次者、出要于途、苦留逗行、以三月初二到  
家、豫思燕居四五日、必辨停滯、何圖其明三日、米澤  
侯儼然來顧、親見慰勞、草廬居、枉千乘之駕、不得不  
趨、四日早出拜、遂謁紀邸而返、因漏泄影響、訪問四  
集使者盈門、衣帶不遑、妾又舉男呱呱、旣出侍講紀  
宮、則諸邸亦來促、奔走全依舊云、此行也、豚犬從焉、  
以幼弱犯寒、歸則病勢、藥救三十日、纔得蘇復、民也  
困倦、於是乎極矣、昨今謝客、閉處自息、謹斯修數字、  
以解謝去歲來所以失敬於大夫者如此、在羽、遙領

松蘿之寄、嗚呼何愛新交之至此乎、益愧我怠慢於  
長者耳、佳篇不能逐首奉和、卒賦一絕、聊呈鄙懷、幸  
賜笑擲、佳稿玉瑩、謹指微瑕、以子存屢來、如爲大夫  
促報者、而其來也則亡、未得面解、亦可以徵前言矣、  
暑候將至、清涼自重、賤忙不具書式、爲字懶放、諸仰  
高恕、

答栗山玄機

新年享福、謹賀舊臘、辱書領佳貺、貴喻懇懇、何內下  
交之厚也、往年瀧士儀、屢言栗君、今遂高誼先施、正

適鄙願見、致鶴臺稿、二篚士儀、久無書問、開之大欣、  
慰、不日削答、再煩左右、領价時、賤事紛擾、不得審報、  
謝至意、不恭甚、尋當趨謝、亦不勝病脚、諸仰高恕、幸  
有清暇、命駕迎拜、鳴謝、

報山本文學

辱領閏月下七書、起居康寧、不勝敬賀、足下之西歸  
也、賤事殊忙、不得握手尊前、而又未遑修書問、雖固  
恃神交也、踈慢亦謂之何、厚屬橋生、而比其來、爲親  
族所要、卽役藩邸、記曹次、至今未得一造、民廬、迫偶

相見於席上耳、有志之士、往往困于世途如此、然足下之所託也、不佞豈終忘哉、行將為之圖、無以為念、日者、柳子來、依舊歡飲、相與言山君而不置、不知明年復來相醉哉、宜速報謝、欲待見橋生而封發、誓留至此、請恕之、寒威日嚴、伏祈加餐、

復人見大夫

正月二十五日、晚學生侍講紀德民再拜謹復書參府從事人見大夫執事、往歲大夫屬服侍醫、辱納鄙交、先施甚厚、德民未及趨謝、大夫從駕西歸、尋欲修

起居、塵途忙忙、乃歲暮矣、首春得寒疾、至四月而蘇、性不勝暑、宛轉望涼、季秋纔能出戶、即有前命、召見賜廩、惶恐固辭、不得命、乃比進講、折簡以報大夫、大夫亦為民欣喜、即辱詩以賀、七言十八句、雅音高暢、難輒奉和、徒負至意、既二越月、再奉後命、又艸艸修數字、亦止奉謝新恩耳、大夫愈益喜、不以大政之殷、手書數百言、慇懃叙慶意、繫以清貺、嗚呼、民愚陋、何幸、頗荷此愛顧也、民講業東都三十年、犬馬之齒踰半百、而誦習之外、未一有所能、徒可謂下愚不移而

已方今文明之運、諸侯往往建學立教、偶聞民之所為、謬以為有所操守、乃厚幣卑辭、請以為師、民雖頑愚、亦自知薄劣、固拒不出、乃又以為進退不苟、實有禮矣、使者日三及于門、於是不得已、一摳承其門、則其君虛襟延歡、不挾富貴以間、民愚小人、見之感奮、抗言忘所諱、遂或有欲重祿、以致于其官者、然民區區狷介、私心竊謂、尾我墳墓之所在也、君我數世之所天也、以我不才、無行也、無仕則已、仕則豈有他邦哉、故髮將種種、而偃蹇至今焉、近來都人士謂我

藩、則曰君仁臣忠、教化日美、民每聞其誦、欣悅不自勝、竊西嚮拜祝曰、我君萬年、我大夫祚福、冀使我政教矜式四國、夫人懷鄉土情之自然、非敢為諛也、顧如季冬之命、則諺所謂睡耳水已、愕然恐懼、不知所辭、默默拜謝、含恩而出、出而思之、嗚呼、素賤腐儒、何以其有此事乎、何以其有此事乎、民之於我君也、有命斯使、雖驅役隸圉、豈敢逃于天哉、何恩喻之仁、恕何禮、命之寵異、祿比隊將、班列侍衛、不啻負乘、實狐而豹皮、旦暮一濡尾、其奈罪譴、何思之又思、

心悸不已、蓋惟我君仁明、欲其好賢之乎、乎衆庶也、故明揚側陋、以勉勵後者耳、不然、豈忽私一賤臣、以漫忝舊章乎、然則犬馬以報、亦幸得及寬政焉、必不責鳳鳴於鳥雀矣、千思得之、愈益感激云、伏惟我尾以宗室之尊、國膏腴之壤、和氣所產、人多美材、但是庶富之民、習慣安逸、不知自奮振、不亦獨我爾、滔滔天下皆是、幸今我君仁恭、好學愛賢、大夫士濟濟、任職思功、更能相協和、以務化、則將一變至道、抑亦卿相大夫之任也、眇眇微臣、非所敢以言也、

但民新浴、厚恩犬馬區區、思報毫毛、或謂言喻亦有咫尺、益于教化、則民之職也、雖人置一喙、不敢以勞辭矣、來意懇篤、視新猶舊、深感知愛、敢布腹心、爾貴喻及米澤學政、如以民為有所與者、噫、以告者之過歟、其君實唱、其臣實和、如民則唯承乏於誦讀之師、以課其子弟之業耳、焉與知其德教之所底至哉、不敢當虛譽、春寒、列於嚴冬、伏乞為國珍重、

與竹田子恭

久霖未收、而滂沱者又彌日、噉噉報水溢、柳溪之陽、



其如何屢使奴往往則走反曰自我翁坡至一崖門  
深不可厲動使人漂流昨逢小齋僅得達貴館報道  
翠篁之室亦浸牀不知老兄痔痛無加否但知三世  
之方必無河魚腹之患幸甚蒲酒一盞下物二筐聊  
欲遣老兄之悶幸笑囑

答中田仲求

季春之書未報又承晚夏晚秋之訊併領美醢一陶  
千里之交常常不已不堪伸謝愚老飲食依舊勿為  
念今信乃友鈴子德新屬交其書縷縷懇布腹心乃

知仲求舊有此賢友可慶可慶賤忙之間州州取答  
仲求善為我辭答問別具愚情寓其中故書不具言  
霜威日嚴加餐自愛

答鈴子德

子德亦仲求之友歟書辭懇到雖面乎一堂未有能  
如此詳悉者淡路千里其人可想子德誠仲求之友  
也詩意敦篤魚寓禱祝犬馬唯能老而已乃賢何愛  
之至此乎其過譽之言固不敢當矣夫雁鯉致書古  
矣奚圖海鰻亦含此佳篇來此物南海美味為下一

大觥則醉眼朦朧求耶德耶恍惚言笑於吾傍耶雅  
惠哉雅惠哉金生每來見恨不使二子者在嚶鳴之  
館慨然如欲縮地者之子亦為二子者之好友可知  
也老拙忙乎官不遑逐次取答走筆往拙和幸一笑  
諸待嗣音

與山村大夫

西歸之道中山也不啻為東海諸水方漲也為欲一  
見我山公以疏一歲之積念也接迎使華表之巔先  
知見望之久矣既到門則倒履見延坐定膝進情緒

無次膳味具山海而杯大如舡亦至使元子親起慙  
憑諸執事不佞雖病餘此興豈可已乎醉言不擇益  
忘彼我多知侍者視以為狂焉臨去又領佳贖一何  
鄭重嗚呼一老愚儒見愛敬之至此不知所謝自辭  
而出三宿達尾學政依舊蝟集不遑折簡以上謝悃  
緩慢至于今不敬無狀謂之何席上詩改寫併新舊  
之作一二敢供一笑濕雨之候伏乞自重

答中田仲求

去秋見枉書貺以厚屬鄙交捧讀數過審知足下好

學之篤而恨遠道無面期已時有腕疾口授侍者艸  
艸報謝餘欲待後信以細疏今春東下則再辱書詩  
併領寒糲一筐山海懸遠何不棄之至此也不堪感  
述書辭殷勤動比稱不佞於先達賢者之次然不佞  
實寡陋豈敢當足下之過譽哉偶有一二所持論傳  
聞乎足下者亦唯遼豕野苻何足益高明矣今見問  
拙著何書已刊否少來所業不敢言一無有之但幸  
犬馬之及老也雖則惜愚竊亦自知古經之不易言  
古解之不易改益以先進大師而猶未免往往有失

考矣是以私心竊難焉新舊稿著皆收之匣底不啻  
未敢刊又未肯行之家塾加之登仕未幾藩修學宮  
立師長遂承乏督學日課生員常以無怠敗為幸而  
已如假我數年而得有所訂成則必不為高明而秘  
請暫待之佳文老實佳詩渾厚體格已美修之不己  
必到至處懋哉賤忙之間和章拙甚幸一笑見質數  
條別具答云暑候將至起居自愛老夫蠢動依舊幸  
勿以為念

與明倫堂諸子

前信審佳勝恭喜不佞病憊漸復今二十一日沐浴  
初朝勿復爲念但扶杖能步遲遲行知傍人之視以  
爲粧太平之容者可笑一卧七旬幸塾生輩待養甚  
至少間則使其各言爾志談論娓娓往往多起予余  
亦呻吟與喜笑交發得大遣病悶七旬久則久矣抑  
不必謂癡鬼虐君子也屬者與諸子刻縷香寸賦  
七絕十首樺泉二生詩先成他雖各有遲速皆不失  
刻余亦勉強及之老鴛與諸駿競驅亦是一笑樂事  
也今往拙作一首老夫一片婆心有所寓焉幸不以

爲遊戲則賜一和賜則以二月朔或初六之信爲期  
春寒自愛

與人見大夫

民少而好遊幾蹈遍蜻蜒之首尾其間幽僻奇險當  
其登降日暈蹄痒者固不遑臆記焉屬者讀橫山記  
愕然自失豈知自我邦域之廣莫焉固已有如此懸  
度也諺所謂燭跋不自照蓋僕之於出遊亦云佳文  
之妙誦讀數過而不足不覺誓留完璧幸賜恕

與中西教授

感懷八首倩人淨寫敢煩足下致之竹山居士我與居士不相見十數年偶鴻魚往來亦唯不過疏意中十一今使居士見之則必有下一二笑評聊得以當一面醉語耳但愚老老益愚比之往昔則自己覺陋劣非舊況於居士乎然感懷實不可已而今地上無復可與言者獨有我居士之在足下請併致此意今朝冷甚重襲自慎

與人見大夫

秋暑如燬恭候起居久聞孫李之文未一遇其集辱

得送示熟讀一過蓋二子之於昌黎也具體而微矣但其志一推孟子之言則亦又韓之臭味而已然至其起拔乎當時浮文之流則獨二子者可敬尊意如何謹此完上

復河尻君

草門無楚然之音數日宜以候起居者也獨奈賤事忙忙坐取欠情之罪忽奉手教併領海鱗一盤潑潑如躍不啻荷厚惠大慰奉懷不勝多謝講業之際艸艸削啓諸當趨謝門下不備

答蕉隱公子

炎熱如燬忽辱手教審起居康寧不堪恭喜敬領海  
 味一籃新鮮如躍乎網者盛貺哉愚老牛喘餘息如  
 絲謁暇數日輾轉待新涼之至耳加之淺野生懼疫  
 昨今之狀殆不可救藥塾生奔走間醫之外無術不  
 啻炎熱燬人老子精神為之勞悶公子憐察幸賜好  
 下物可痛飲以一遣矣不知所謝

今夏足下之東也德民病暑不出數月比秋涼動又

與其與赤崎彦禮

病疹以故失趨候坐負交誼而足下儼然再顧辱領  
 携遺其不遺棄老情感謝何盡拙畫之託不敢拒命  
 妄造一幅民山水之膏肓每涉一勝必詩以記之而  
 以為其詩之不如其圖之抑奈我不知畫何乃漫紙  
 秃毫隨景走寫歸則神遊其中以為常焉於是人往  
 往厭其拙而強僕學之然僕固非其才為之而何益  
 但時時觀古人之肉筆以自娛已嘗得董其昌所製  
 山水之圖一軸展翫彌日如有所得而後竊悟有學  
 士意中之畫焉彌益不欲就粉本以摸倣矣醉後興

逸乃援筆漫拂濃淡無次意筆俱狂自大笑以為快  
乃今所附覽是也諺所謂下手橫好僕自居之足下  
請勿以上手正好而類之或使畫人輩以抱腹笑罵  
因以供足下之一笑戲樂則不亦妙乎寒威嚴乎比  
歲平地尺雪樹皆有冰伏冀暖襲自保宮重蘿葡萄  
信所致不嫌非物謹呈一根幸供膳味  
報蕉隱公子  
昨承手教方在藩署徒闕奉復伏乞恕不敬二之日  
凜烈台候佳勝不堪恭喜頃者聞佐賀侯東觀而知

尊妹百兩之御已成敬賀何悉賜示尊兄為世子之  
狀一通不啻文辭之美也事實審諦如親耳聞目睹  
者愚生固不一拜接其音容然而奉讀之間潛然拭  
淚其公子而作此狀五內之熱如何也見命筆削非  
愚陋之所敢當矣雖然公子之命也豈敢謂一無所  
獻替而虛已乎不日將朱汚費稿以請暫恕遲緩連  
珠五十首既已奉讀數回良斧之所巧削無復一刀  
之可加焉謹斯奉還老疲晚起短景迫賤忙呵凍手  
作字懶放殊甚萬惟賜高恕

復泉伯盈

余嘗屢行于信中、逆旅主人皆必擇麴姓之良者以  
佐食焉、然山水險峻之所生氣性多素朴、余對之而  
不能樂矣、獨有松本生者、其性溫雅、偶逢來侍、則食  
量加倍、今足下使陶生來候、問其所偕進者、則彼松  
本生也、抃喜何言、乃命觴促肴、與二生坐而相歡、宛  
如在信山行旅之日也、不覺暫留陶生、請勿怪、見報  
貴恙復常、賀賀、

平洲先生嚶鳴館遺稿卷之十

平洲先生墓誌

平洲先生姓紀族細井氏諱德民字曰世馨又稱甚  
三郎小字外衛其先出自式部太輔長谷雄氏後世  
或居河內或居參河至藤助雄貞始仕

神祖于岡崎從擊朝倉氏有功為世子三郎君衛  
騎君廢退隱尾張智多郡平島村子孫家焉終編人  
戶雄貞玄孫甚十郎諱正長娶竹內氏生正方及先  
生先生生穎悟相貌多奇親族謀欲為僧若醫以顯  
乎世先生不肯師事淡洲元子自奮學我古聖人之



道年十六遊京師十八遊長崎二十四稅笈於東都  
以教授諸生生徒景慕雲屯列侯貴族修贄自稱弟  
子虛襟問道者年多一年而先生所親善者肥後秋  
山玉山長門瀧鶴臺勝山木村蓬萊佐倉澀井太室  
本州南宮大湫等皆一世之名儒與序齒為兄弟之  
交於是聲名隆隆乎日起德望重天下矣年五十三  
本藩聘為侍讀待以異數又大興明倫堂使先生督  
學秩四百石班列親衛隊將之上闔州靡然莫不嚮  
風焉年六十五以老辭督學侍讀如故享和元年辛

酉六月廿九日疾卒于東都之宅享壽七十四葬淺  
草天獄院及表石西條老侯親題其面其碑陰之文  
遙請之于米澤老侯但千里之遠未得其可又以不  
佞鼎在門人中最辱猶子之恩諸友推鼎誌以為千  
載之計先生講業東都五十年矣諸侯之國賴焉以  
起學以興政者甚多從遊之士業成道通各矜式其  
國若高尚不仕下帷稱育英者不可勝數也其卒也  
自米澤西條人吉諸列侯降封爵之尊修師弟之分  
篤服心喪以終制焉他可知也嗚乎先生之德之業

之盛雖後世千萬年必將載在于地上矣豈事余誌  
 故不具言銘曰  
 三辰祥夢七星表身於戲師乎生有神乎尾張國校  
 教授小河禹謹誌

平洲先生碑銘

平洲先生姓紀諱德民字世馨其先出于正四位上  
 長谷雄孫雄文隱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傳  
 至岑克徙于參州岑克生克成克成仕今川氏克成  
 之孫雄貞仕

神祖為岡崎三郎君衛騎君廢退隱尾州知多郡  
 平洲村以耕桑為業遂為尾人雄貞之玄孫正長娶  
 竹內氏生二子兄名正方弟即先生也先生幼岐嶷  
 比十歲志氣高邁不喜農業恒好讀書至十二三歲  
 經史邦乘畧已涉獵年十六遊京求師留一年不得  
 其人會府人元淡淵結叢桂社以教其徒先生聞其  
 風說之遂委質焉年十八西遊崎陽主小河寬友飛  
 鳥淵共結兄弟交日夜研精講業居三年聞母疾即  
 日東歸歸則母已沒先生悲悼卧病歲餘嘔血殆滅

性先是其師淡淵徙居東都先生往從之遂家東都  
下惟教授淡淵既沒先生與時鴻儒秋玉山瀧鶴臺  
井太室南宮大湫等叙齒結交切磋經術以誘掖後  
進爲己任聲名藉藉著聞海內以紀香巖公時爲西  
條侯首延先生爲賓師其它列侯貴族修贄稱弟子  
者月繁歲盛安永九年庚子尾明公始召見聽講  
嗟賞命爲侍讀班列親衛隊將賜廩米三百包禮遇  
日厚尾國校曰明倫堂先世之所創學政漸衰於是  
新造一校于城南因舊號明倫堂以先生爲督學先

生乃薦國耆儒及弟子若干人以充學職學政大振  
天明四年甲辰益賜百包六年丙午改爲歲祿四百  
石超數等進班新衛騎將上茲春始釋菜使先生行  
祭酒事寬政二年庚戌兼世子侍讀四年壬子以老  
辭督學優命許之侍讀如故十一年己未明公卽  
世執政使先生撰謚先生退而泣曰吾事畢矣間一  
年疾卒實享和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先生風  
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溫恭居家安靜未嘗疾言  
遽色每讀書少焉則沈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先聖

之教也故先生居常雖小事熟思不苟至機得理到則雖大事必勇往不疑其說經一守師訓而其獨得處卓然別有見矣平生好稱人美不容于口聞惡而不言其教人循循有序諸生有過必從容諷諭以待自悔悟先生之學尤長政事諸侯延受業者必問以政然其所為謀終身掛口不言往復之書不存其稿故無知其詳明和元年先君東岳公聘先生於藩邸使治憲師事之爾後請先生於敝邑凡三問道義詢國政不則書疏往來教誨懇到未嘗不見肝鬲焉治

憲旣老治廣繼臨群臣先生又誨之不倦敝邑修學校立學規稍稍知嚮道者莫不咸出于先生之訓焉以此度之先生之業亡論裨補尾藩凡師事先生諸藩其必與有力焉矣其疾病也臨而候之其卒也為之心喪者數侯焉善教入人之深可知也先生之門行束修者不下數百千人業成爲鎮藩之用者甚多初先生貧甚而兄家因事失產先生迎其考於尾孝敬特至視者莫不嘉嘆先生以享保戊申六月廿八日生享壽七十四葬東都淺草天岳院始娶石村氏

早沒再娶與田氏二男長融長温二女長適門人泉  
長達四子皆先喪晚有一女養宇野氏之子德昌襲  
祿先生遺稿有文集及雜著若干編裏事既畢德昌  
及門人小河鼎泉長達樺公禮等建墓石請西條老  
侯題其面又使治憲銘其陰治憲恐言不稱其德再  
三推讓固請不已顧敝邑之於先生不獨余父子荷  
德闔境之氓無不受其賜則義不可深辭也乃作銘  
曰

嗚乎先生邦之矜式開塾興校因材成德教化攸施

臣治憲撰

細井先生行狀

細井先生姓紀氏諱德民字世馨稱甚三郎小字外  
衛尾州豪農甚十郎之次子也母竹内氏以享保十  
三年戊申六月廿八日生先生於知多郡平洲村先  
生幼岐嶷神彩映人父母竒愛之恒與筆研翫之比  
十歲志氣高邁居常鞅鞅不樂居田畝間父母因遣  
居府城從時師受書數年自經史百家以至邦乘稗

官之說畧已涉獵而其所論著頗亦可觀年十六遊  
京師遍造諸儒居一年不見名德可師資者乃治任  
還鄉却掃讀書父母益喜其力學將分田爲資先生  
曰兒非農田無爲也願得黃金賣田得二百金先生  
盡捐之書會府人淡淵元子始結叢桂社以教其徒  
先生聞其風而說之往謁之則大服其高義乃歎曰  
不圖我師在乎邇也遂委質焉年十八欲西遊崎陽  
父母壯而許之宗族隣里則相將來戒父母曰君兒  
不治產業讀書自娛聞讀書之道在于孝弟不養父

母而好遠遊孝安在勤兄而自逸弟安在君兒狂矣  
君盍嚴訓以復本業不則今噬臍矣父母不從衆乃  
相與笑曰子而狂父母亦狂先生遂單身離鄉經山  
陽舟玄界而到崎陽則主其土高士小河仲粟友飛  
鳥子靜相結爲兄弟又與西川諸名流時時周旋翰  
墨之場旁又從象胥氏學華音居三年鄉信報母疾  
先生大驚卽日東歸歸則母已沒先生大悲悼悔恨  
不已卧病歲餘嘔血幾死年二十四會元子移社東  
都召先生先生素有東意以病未除不果於是急赴

東都以從元子明年別僦一居教授諸生時先生貧已極而兄正方又因事破家產不能相資故其始下帷室徒四壁薪米才可支數日然先生則夷然不以爲意因其所生村自號平洲又假其近村山名稱如來山人日對生徒弦誦不已旣而四方之士望風來學者雲屯爲徒紀香嚴公時爲西條侯首延先生米澤侯尋又師奉皆禮待優渥自是之後列侯貴族修贄稱弟子卑禮厚幣延招問道者年盛一年此時元子旣故而先生所親善者肥後文學玉山秋子長

門文學鶴臺瀧子勝山文學蓬萊木子佐倉文學太室井子處士大湫南宮子等皆是一世之名儒相與叙齒爲兄弟之交專以經學德行訓乎人以善誘成材爲已任於是乎名不求而日高望不期而日重至凡天下之好學者雖僻邑寒鄉之士而莫不知世有平洲先生矣年四十四應米澤侯招往其國侯尊先生爲一國師表留一年闔境靡然鄉風蓋當今米澤治教之顯聞于天下實基于斯云年四十九米澤學校興讓館成再應招往亦留一年還侯自來勞親贈

銀百枚帛十五匹及酒魚妻子門生皆有賜安永九年庚子年五十三尾公始召見給月俸米二十口及聽講大驚贊以爲得人間二月命爲侍讀班列親衛隊將歲俸米三百包先生素不願祿仕以故凡每有諸侯欲屈之者雖待以美官厚祿皆却而不應然尾者父母之邦也且以位則宗藩之首以君則天下之賢明以義與法則又無辭理加之以身嘗爲其邊土一氓而新擢位于諸士之上今而追思先父母膝下竒愛之情與泉下榮墓之心先生雖高尚而其不

免奉檄之喜者情也已先生已拜命公禮遇日厚明年辛丑從駕如尾天明二年壬寅還東都公割邸西南隅地新起宅賜之三年癸卯如尾許朝謁獨拜初尾有國校號明倫堂歲月積久堂宇不修學政漸衰於是公命執政新造一大校于城南依舊名曰明倫堂又移戴公親書額揭之撰國俊秀數十百人爲學生拜先生爲明倫堂督學兼繼述館總裁先生乃薦國耆儒及弟子若干人充學職上自卿士大夫下至市井閭里之氓莫不皆來受教學政大振



矣先是公又命鄉縣權置講所使先生循行教諭百姓僧俗男女會集聽教者每場數千人或至萬餘人先生爲講孝經四子等書因緣廣義論人倫之本諭治生之道辨公私別淑慝導以溫言厲以危言教戒懇到聽者莫不感說退則肅肅相警不敢爲非公善其功特賜黃金時衣四年甲辰益賜歲俸米百包今年還東都五年乙巳如尾請罷繼述館總裁六年丙午許朝賀獻刀馬又改賜歲祿四百石超數等進班新衛騎將之上今年明倫堂始釋菜先師先生

祭酒初夏還東都七年丁未如尾先是先生奉命率諸學士校群書治要至是刊成賜刊本一部賞其勞今年人吉學校習教館成初人吉先侯師事先生有志建學不幸卽世今侯立亦師先生志在繼述至是始成學制一承先生成規八年戊申還東都寬政元年己酉如尾二年庚戌還東都命兼世孫侍讀四年壬子年六十五以老辭明倫堂督學優命許之侍讀如故八年丙辰今米澤侯復請先生於其國留五旬還侯自來勞贈賜視老侯時十一年己未公薨執

政使先生撰謚先生退而泣曰我事畢矣間一年疾卒於東都之宅實享和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壽七十四矣先生風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溫恭有禮忠信不隱居家安靜雖妻兒徒弟未嘗一見疾言遽色性又無所愛翫文房諸具獨取供用絕不用奇巧者冬祁寒室不設脚爐唯有一火盆亦未嘗手之為人詳慎尤深乎思每讀書少則隱几默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聖人之教也今人則否故先生爲事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循有序而至其機得理到也

雖大事斷然勇往毫無畏縮色聞儒生有取敗者戒門人曰非學之不博也坐不思耳平生喜稱人之美聞一善必游揚不容乎口聞惡藏而不言人有毀已者洒然不介于意嘗有一儒標書先生詩集誣罔唾罵無所不至門人得而上之先生覽畢曰大益于我矣無復佗語先生爲學一守師訓其讀書主提大義不拘拘乎字句講經姑据古註爲解而至其獨得之見則超然別有不屑諸註者嘗謂有天地而有人有人而有聖人有聖人而有聖經聖人之於人類也今

以其類讀其書有不言之妙存于其間矣夫妙可思而得焉不可揭而示之於人也故古今註家謂之釋章句則可矣謂之釋經則不可也謂之釋經則可矣至其可以施于今日則未盡也又曰聖學之要在於成德不在於學流故各學其學各道其道搖唇鼓舌與人爭門戶吾不取也又曰凡育人才宜如農夫養菜不要如愛菊者養菊養菜美惡兼培各有所用養菊者見不如己意者必刈而棄之其繁如此故先生之門學無區域使人人從所好講之務在於成材德

曰吾豈愛菊者哉諸生有過寬恕不責必婉曲諷諭以待自悔悟嘗有遠來書生從學多年兼幹錢財出入後頗倦學又及歲卒會計頓耗衆皆疑之而先生視之如不知者既而其人自疑求歸省衆以爲萬不再來臨歸先生脫腰刀與之曰子刀裝敝矣非所以慰父母也書生感泣而去未數月再來勉強倍人其成人不棄如此又嘗有一年少以孝聞父斃于路誤認一貴人以爲仇欲要刺之其家諭戒多方不可因遣見先生先生見而叱曰退吾以孝弟訓乎人不欲

見不孝之人將入少年大怒提刀而進曰不孝二字  
於我如何先生大聲曰既不思不孝二字非不孝而  
何其人始悟泣謝之終請為弟子其隨人施教亦有  
如此者矣先生門人衆多其就塾親炙者前後不下  
數百人其達材成業下帷教授及為諸藩執政師儒  
者數十人又死塾無歸者若干人先生自主葬之春  
秋則祭焉又昔在崎陽結為兄弟者小河仲栗飛鳥  
子靜後先皆來東都與先生同居子靜無妻子仲栗  
則有并先生夫妻為五姓三家同爨多年一無間言

子靜死喪祭如家人後仲栗託二兒爵鼎於先生卜  
居病革其婦問後事仲栗少開目曰世馨在焉仲栗  
沒先生又迎其婦與女養之爵死亦喪祭之且為女  
整資裝嫁之又育長鼎及南宮大湫孤兒齡及學成  
竝薦為尾教授先生既大用於尾則一時政教益與  
有力固矣它至諸國君相凡每與先生語必屏人移  
時書來先生多火之竊度於其國機密先生必有大  
造矣然而終身掛口不言及卒書札數百通猶在遺  
篋衆議盡返之各主是以其詳絕不可知也先生受

國賞賜前後亡數其得疾也今公又數賜物問狀  
其它諸侯嚴臨視病卒又服心喪者數侯矣雖其尊  
賢之厚蓋先生之德致之也先生雖生鄙賤而如其  
世系頗亦有可言者遠祖爲納言長谷雄仕  
**宇多**帝朝其孫雄文隱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  
傳至岑克始徙居參州岑克生克成爲今川義元裨  
將克成生岑廣小豆坂之役力戰被創不能騎辭祿  
家居岑廣生雄貞雄貞仕于  
神祖妙川之役有功賜刀及金後爲岡崎三郎君

衛騎君廢從士卒十餘人隱于尾終爲尾人以耕耘  
爲業從卒皆爲隸農統一後伊奈備前守使過村強  
再起雄貞辭衰老因出一槍斷短其柄者眎之備前  
守慨然別去雄貞生貞久貞久生恭貞恭貞生恭正  
恭正生正長正長卽甚十郎生先生者也先生兄正  
方雄貞至正方六世世家平洲平洲尾南鄙也余昔  
從先生遊其地則里民蟻集扶老携幼送迎數里敬  
先生如神而前狂笑先生者其子若孫傳說往事以  
爲鄉黨之榮焉村西北山曰如來山山下有觀音寺

先生齟齬習書處寺僧年可八十爲余語曰子先生素不凡其在母身母數夢三辰生有數黑痣在眉鬣間成七星象始執筆便成字指庭前松樹曰嘗攀此余叱曰童子無禮垂足於人頭上先生笑曰豈嘗足我學終壓汝輩矣甚十郎君老更名樂翁先生迎之于尾養之孝敬備至翁罹中風卧褥七年一日不有不樂色云翁之墓在東都淺草天嶽院先生卒亦就墓焉先生娶石村氏早没再娶奧田氏二男長曰長融字君朗次曰長温字忝卿二女長適門人泉長達

長融至次女皆先喪晚有一女養子德昌字世克字野氏之子也續後先生遺稿有文集及雜著若干篇嚶鳴館詩集及松島紀行已行于世先生晚年好爲山水畫又嘗學和歌於有栖川一品王之門所著有雄島苔家等編門人久留米樺島公禮謹狀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or secondary text.

平洲先生遺稿跋

先生妙齡期志於濠壑西  
航玄海而優游瓊浦東躋  
富山而矚睨秣鞞遠長鳴  
宗以潘以教旨四方之英其  
向攻苦嘗辛閱人情盡物



態勤勉殆六十年至矣友  
先生之業如斯即夫離處  
末枝在先生雖固其緒餘  
而景之觸目事之感心而  
為詩為文者大奔逸之才  
豈第之德蓋亦足既亦其

人也云先生已易篋矣吾  
老倭深惜送顏之湮滅命  
梓圖之不朽鳴乎同志之  
流倦之其人於數百千歲  
之後者庶在此集哉庶在  
此集哉時文化丁卯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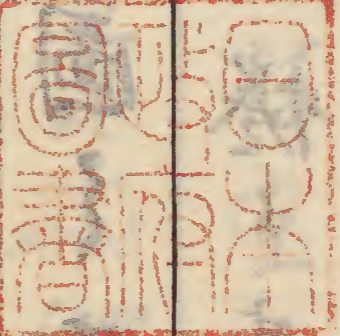
一月內人米澤神行簡謹識

定於... 年... 月... 日... 刻



刻於... 人... 刻

刻於... 刻



刻於... 刻

刻於... 刻

